





墨子卷之五

蘇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西安等處地方贊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

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

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

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

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

人也地其衣裘地讀如終朝三挖之挖陸德明易音義云襁鄭本作挖徒可反地即挖異文取

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王曰也即地字之誤行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

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

據後文云大則弗知，一本非，舊脫此字。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何可？一本作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

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

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

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也。無此

字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

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

何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

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

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

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謂是知義

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

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

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

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

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

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

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帷幕

从王改補

下有校文

从王行

王指下俗扁倉飲天時改
作全飲是

甲盾撥劫

說文云榘木帳也

舊作住一本如此

而靡弊臍冷不反

者

臍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為爛

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死

往

舊作列住以意改

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

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

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云糧同糧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

其居處之不安食餓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

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

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

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

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

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

此墟字正

數於千不勝而入

舊作人以意改

廣衍數於萬

王逸注楚辭曰

衍廣

不勝而辟

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為韻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

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

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

戰者言曰

舊作也言一本如此

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

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

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

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

据俞說補

从王改

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

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

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

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

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

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

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

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

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

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

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節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

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古

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

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

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

攻冥隄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鄖縣又杜預注

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

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

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

愈曰古文詁言之當也

卷之五

四

孫傳之段字

王曰內當作舟隸書舟字
或作月與內相化而誤

王曰內當作舟隸書舟字
或作月與內相化而誤

乎字衍

春秋吳楚戰于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

柏舉即此地也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

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

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

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陰會稽山九夷

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限字自恃

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

集解云越絕書曰閭閻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

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

去國三十五里今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

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

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

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

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

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

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

我舊作吾一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

本如此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勳字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

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

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

乎蓋同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王振云：篇下之所以
者，說將何哉？句似補
哉字
與言與之段字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
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
本如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
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
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
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
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

小愈衍先字

曲長勉也

故事也，功故猶言事功也

道也。知讀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
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富之。人
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
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
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
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
之字當攘殺其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覆其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
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罪

王曰：當作燔，隸書燔與燬
相似，一誤作燬，再誤作燬

小王改

从王改

从王改刺振皆聲也
之字衍

博疑博字誤
王改周為聲是

从俞衍利字

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夫無兼國覆軍賊
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
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
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舊
神据後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
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
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
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
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
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
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而

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

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

倍十萬然後足以師兩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

織紉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紉也織作布則是國家失卒而

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

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

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不倅王逸注楚食飲之時辭云倅住

也楚人名倅倅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

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

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

从王改

俞曰倅即際之段字際接也

据能說改

毛曰有字即著字之誤
行開元占經御覽引

無
王据占經所引校正

王增此二字文証方足

有神云不甚可解

王改作曆与曆通曆
猶別也
从王改

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

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

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

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

之据後文當云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

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

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

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五穀變化民乃大振

同高陽舜高陽弟六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天之瑞令

說文云瑞以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

侍搯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而神民不違天

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

桀時天有韜命韜當是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

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天舊脫此字据乃命湯於

鏹藝文類聚引作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

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之此錢字之

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火言命祝

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

俞白序乃享字誤

王曰見古說字况三也

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通至于四方而天下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太平御覽作紂之時

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太平御覽

引作銜珪初學記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

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狂夫冠獨夫之說

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

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藝文類聚增

予既沈漬

藝文類聚

引作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戲

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

太平御覽引作錫

武王黃鳥之

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

王既已克殷成

帝之來當為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

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

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

始樹此睢山之間此

漳之沮越王繫虧盧云即無餘也繫出自有遠未始邦於

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

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

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

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

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

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

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

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為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

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

王摭耕柱篇文改傳為僮

公王改

能曰此序字亦享之誤王改作厚

則共之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

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厚利焉督以

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

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

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

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

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

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

此也

从王乙正

墨子卷之六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一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

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用費以倍之聖

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

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

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

加者去之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

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

王据下文及中竹簡補說文三

从王改

俞曰羊組當爲鮮且讀
爲說文引詩衣裳鮮之
韻毛傳作整云整鮮
明兒

俞據上文補字

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
無者舊作有不勝是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
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
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
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
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
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
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
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
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没于民次也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

王曰所猶時也

有通又與如也

不同否非也

此不字疑衍

王以上下文校之云抱字
日世貴元疑也

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
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
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
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
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同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
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
病死者有與侵就援橐攻城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今當聖人爲
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
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

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

廢歿世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

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

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鞮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為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

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

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

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

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券不致遠國珍恢

平一本作怪太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

王改降為際

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賜谷莫不賓服

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菽不重飲於土墀當為溜太平御覽引此云

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

子也曰堯飯土甌啜土銅徐廣曰甌一作溜說文無墀字

玉篇云力又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銅鄭君注周禮云

切瓦飯器也銅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飲土簋歆土銅

擣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選

注亦以為此文平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頰低

免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

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淡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緇非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夏服絺綌之

王曰斗上稅一字此与下文說不相屬酌下必多稅文不可攷

有一使字文證方足

諸制字皆聖推王
說所改

以王改正

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
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
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
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
止以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
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
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也此窆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疑
當為氣据下篇有死者既葬生者母久喪用哀古者人之
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
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退舊作建夏
下潤濕上熏蒸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

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
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
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
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又云節竹約也
經典借為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
為親度也辟同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
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乎治之

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然後已矣

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

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舊脫此

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眾之眾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

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

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脫

據上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

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昔者連下為

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

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行即相反皆曰吾上

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

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

二子者言然則始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

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

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舊脫此字據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

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而使

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前作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

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

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

馬舊本作傳三與轉通

據命說改

公能改正

从王改正為匹
从俞說改比周也

曰字疑行

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
 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始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
 久喪者言世同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
 曰棺槨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
 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殆竭家室乎當云諸侯死
 者虛車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墳
 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榼壺濫榼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日以冰水漿
 于其中為濫取其冷者也戈劔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古只為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
 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

綉纓

翁義未詳說文云纓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

也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

為寒使面目陷隤

當為嗷嗷之訓阪隅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殞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

殞為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

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

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早退修五官六府辟

草木辟同闕草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

一作一本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

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紝二組

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賦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

以成者已以同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

俞樾下文書出入夙興
夜寐對文及尚與中
篇書朝是皆之文補
是還二字 五官上當
挽修字

俞云細部能字誤衍

从俞改

从俞改廣雅扶字也

考五當从公改作三考

王據非儒篇補成字
公孟作數月感族
人謂述族人也

喪則禁後 生之財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
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
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
明又譌爲無切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
與後子死者丑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同戚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
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
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
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
忍
音假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
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

以同

欲以治

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

舊作無
以意改

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

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舊有行
字衍文

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

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

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

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君

積
未詳

並爲

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

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蒙

未詳

而毋負已也治之說

從能改矣后節談話
說文曰談話也

王伯申曰西元讀周書遂折
還之還負背也

王指上文補修字
文意方足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
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
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
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為厲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
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
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
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
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
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
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

王曰畢改非也乃其所猶
言固其容言義二千年在
傳若上之所為而民未為
之乃其所也 之猶與也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
貧是案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
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
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
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其所哉故以意改
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
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
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
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
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

从王改器古喪字

俞曰無封言不為墳也
畢注非

王曰若作巴字則與上
文西教乎七戎異也
夫

王曰書鈔初學記
並引止于越也

王推下文改止墳是

从王改既文諱方順

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

文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後

死葬蛩山之陰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抄

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木葛以緘之既泥泥當為犯窆也而後哭滿培古無此字當

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無封後漢書注引作已葬

坎玉篇云培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已葬

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道死葬南

已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

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

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

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

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

名山巴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葛以緘之巴葬而

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道死葬會稽

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

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緘

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注云補庚切則此緘

字俗絞之不合通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若參

耕之畝則舊作取据前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

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

舊作也

二字据後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北堂書抄

無垓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

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屬省文吾

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

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

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

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

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

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

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

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何說

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

也昔者越之東有軻沐之國者軻舊作輪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軻音善愛反今

改盧云列子湯問篇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

作軻才新論作軻沐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

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

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

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為北地

尔正曰猶己也

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即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說文俾飲也飲訓便利以致孝於親

从王乙正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七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寶輩務兼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墨浣校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

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王曰所猶可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所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

靈巖山

从俞說改說大自受
天津也之自受明也
王曰明當為問諍見
賈子淮南子書
王補說文三考

王据中篇補說文十
五

王伯申曰次猶即也

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
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
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
以意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門當作日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
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
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
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
一本此下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子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
有我字然則我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
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

所不欲

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
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
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次恣字省文下同
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
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
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
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
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
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
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犒牛羊豢犬彘

潔為染

二字舊脫 据後文增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

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

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

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

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

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也昔三代

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

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

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

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

方猶効或當為勇字之壞

至今稱

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

其事上詬天中詬鬼

据上當有神字

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

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

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

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

民莫不物牛羊豢犬彘潔為染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

神天有邑

舊作色非以意改

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

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

賤乃賊字之誤

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備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

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

能曰三言皆言字
之說諫書善或作善
與三言相召
王據下篇辨兩為字

隸書四字伯土王改止土

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為稿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也駟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土則此語天之貴

上本字當行下同

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求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

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

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擊

俞說遂字乃邀字一本作撒一本作邀而邀又誤作遂者合之邀字

卷之七

从心補

从心改后厚通

歷同

子當是乎字誤求字衍

也但未詳擊遂之義

若豪之末

豪本作豪毫字正

非

天之所謂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

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

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

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

民之善否司讀如何俗从人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

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乎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

据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

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

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

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天胡說人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据下文增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

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

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

从王改

王據下文改智古知字

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巳。智據下云，知也。此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扁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俾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

王得與謂性書
相侶 之與志通

王曰之與志同天志篇
名也意字行

從王刪改
諸古人行死行
墨子性之有以里
于也向也

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即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一本作志疑俗改

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

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

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

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

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

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

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非觀其言談順

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

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

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

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
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

命云極通作極也
王改止傲

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
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
逃之者据下文當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
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
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
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
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据王補說

从王改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
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
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正之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
正也之天多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

俞樾中竹編補此六字

王据中竹編改物為此
据上中竹編補說文六

別編也

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
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
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
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
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
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
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
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
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
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
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

喜者必有二不

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
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
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
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
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
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
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其賞善之證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
此三字
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

王改賁為者廢止也

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說文云耘有所失也春秋傳曰耘子辱矣玉篇耘子辱矣玉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名之曰失玉

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命据中篇改

王推中篇文證補
按文一

命曰紅字涉上下文
氏皆作自是實名考不
有脫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志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當為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王據非攻篇改作邊

王曰當為抑隸書抑或作抑御或作御三形相似而誤

王曰本係係繫三誤此字末後人加手也操可

周官酒人有女酋三人

然曰誅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剉拔之剉舊作勁从力非剉不

格者則係一本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婦人

以為春酋周禮云其男子人于舉隸女子人于春藁又說

為酋之義酋與百聲形相近說文云抒曰也亦春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

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

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

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

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

从王改

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

不曰文武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

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

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人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

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

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

人之金玉布蚤布祭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

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為政也自殺

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从王改作布縹也

隸書與角相似

从王改作布縹也

庫竊人之金玉舊脫此字蚤者與今主場園竊人之蔡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

牛馬者與今主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

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

之牆垣據上當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布

蔡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

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

言曰是責舊作責下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

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

當為少而據上文如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

此等越字不可解

从王改止大

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

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大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

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以為儀法非獨子

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誥字據上而順帝之則

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

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

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兵部侍郎兼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釐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征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

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 舊脫此字 据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

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公能說改退字 衍率初二字

仙王改

仙王刪正

字
从解改入衍文印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
 使天下之人借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
 改此俗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
 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
 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
 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
 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
 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
 也請或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當入一鄉一里

此段从俞增改

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
 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
 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
 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
 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
 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
 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
 吾君知之其後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年二年
 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
 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徒
 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
 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

此段从俞增改

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於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弋太平御覽引作張一而死國語云內史過

高韋昭注曰杜國伯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與此

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

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王

故周之右將軍今陝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教其子

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

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憺遯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

部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

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鄭穆公見之乃恐懼

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記增太平御帝享女明

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

公問神明案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于周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王撰抄本御覽止名

祖是澤子名馳祖是謂
田獵于其地法苑珠
林引正也祖是謂

公能乙正書傳
八十者於朝見君
捐杖鄭注捐杖也

小能改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

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

慤慤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

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

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

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揖出篇云祿之俞切祝史也玉與言

曰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春秋冬夏選失時選

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繻之中

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繻絡也以繻布為之鮑何與識

焉盧云此云在荷繻之中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揖而

稟之稟同瘞之壇土當是時舊脫此字宋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舊脫此字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慤也以若書之

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

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有所謂王里國平

國御覽事類賦引作王中里徼者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

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

故兩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賦引之作二盟齊之

神社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於是泔泔說文

水兒讀若窟泔泔未詳疑羊而泔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

疑泔字言以水泔泔泔未詳疑羊而泔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

王曰讀為欲謙與
并同

唐雅曰到到也

參王畢俞三說改
正欠担也

从王改也

从俞改作董謹之
段安世文董作董
与董相仿

之辭既已終矣

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

御覽

事類賦引

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

折其腳祧神之

疑當

神也

作祭

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

不聞

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

著在齊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

當爲

先不以其請者

請當爲情鬼神

誅至若此其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

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

當爲情下同

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

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

舊脫二字以意增

曰若以衆

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

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

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

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

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

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

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

曰蕝曰字誤

从王改

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

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

必擇國之

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子粹

假音作倅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

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

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

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

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為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王振上文補有字而下
仍多說文不可成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

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

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

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八王改正

有曰日中四字疑有衍脫

俞曰士字无誼士乃王字之誤據諸貝之段字

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佳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作佳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大戰于甘，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剝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

王據上文訂中爲事

王云尚上也尚書曰之書乃者字之誤

王曰五字涉下文衍

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此三句有說文

王據上文改爲

从王改

此竹節文說誤不可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之是以吏治

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迫無罪人乎道路奪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

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

幽閒當爲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恃舊脫此字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

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鴈

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王乎禽當爲

或云乎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

同呼推哆大戲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後大

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

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後

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

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

平御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

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

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

誅孩子楚毒無罪剝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

鈔本御覽作生列
兕虎列古列衣字王
云

王據上文改爲
改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般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
 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
 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轅載之白
 旗以為天下諸侯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
 覽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
 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滅
 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
 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

據下文補非字

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
 矣意雖死一本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
 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
 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
 之特與直音近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
 故特亦作植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
 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
 無此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

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所以為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

俞曰壞乃壞字誤說文培也今讀培官人入水取鹽為培又戶部序卸屋也序即拆字

王以三句為在杜下文錯簡杜此

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物

此字

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物

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拆壞垣壞舊作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曰舟用言何許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

意抑之段字

能据上文補四字

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為憾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音之若聖王上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

能言明字涉上文目目不聰明而誤下句眉字乃音字以彼例此當亦作音字也并者變之段字并与林相倍故林誤為朴夫

小玉衍

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音不轉林轉林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音眉之轉林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音眉之轉林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夫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据上文當有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平與君

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

記康公名貸宣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

子當周定王時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稌字从禾俗寫誤从米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不從事乎衣食之

財而掌食乎人者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

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

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蹄即蹄省文蚤即爪假音

以為絢履絢即鞫正文說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

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不賴其力者不生君

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

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

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

稼樹藝多聚穀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命下正作細縵鄭君注禮記云縵

也縵讀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

王改

王改也縵

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
 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以舊脫此字
 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紉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
 為天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敢有恒舞于宮是作時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
 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

舞佯佯舞當為舞舞與謨音同黃嘉是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八字無降之百舊作
 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
 文亦見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汶汶
 伊訓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
 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啟乃淫溢康樂野于
 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溢康樂野于
 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甕字之誤形聲相
 野說喜說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當為天用
 也弗式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
 以下据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
 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
 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為啟子啟子不可奪也江故上者天鬼
 聲又云啟乃字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

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
請一本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
如此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刊



